

Vimalakirti Sutra, 12-13 June 2014, Odsal Ling,  
Sao Paulo, Brazil

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

#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一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5garJbcE4>

那么，我们……我来尝试介绍一下这部经。正如月称菩萨所说——月称，印度那烂陀的一位伟大学者——他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菩萨初地，你就没有资格讲经。你没有那个能力和资格来讲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了论疏，也就是对经的注释。在印度，在佛法传入西藏之前，早就有无数的注释被撰写出来了，早得多。一旦佛法传入西藏，藏人就把大量的经和论都翻译了出来。当然，藏族学者们后来也用自己的语言写了自己的注释，而藏族的注释呢，向来是充满争议的。比如说，隆钦巴写的注释，卡尔玛噶举派、格鲁派或萨迦派不一定接受，不一定尊重。但在西藏，凡是印度人写的东西，他们几乎是盲目接受的——大多数藏人对古印度的佛教学者都有一种特别深厚的崇敬。不过话说回来，在印度，印度人写的注释也一样，就像西藏一样，龙树菩萨写的东西，其他学派或其他学院也不一定接受。

这就是佛陀在印度教法的大背景。他教了很多次。如果你想做个大致的分类，按主题或按时间……他教了一些主要关于让人远离负面思想和行为的内容，从实际角度讲，就是最紧迫、最直接的需要——你知道，他不想让人们做很多坏事，越陷越深。所以在这个范畴里，他教了业力、轮回、善行、恶行，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出离心。然后，他向更高层次、更成熟的听众教了无我，基本上就是空性的教法。是的，空性。这当然要高级得多——大多数人理解不了。大多数人喜欢听善恶、功过。所以空性的教法是专门给特定听众讲的。当然这必然会引发争议，那些无法理解空性的人自然会有异议。然后他教了第三类，更进一步——即便是空性，他说，什么见地都没有，包括空性本身也不要执着，连空性也不要，没有任何见地。当他谈到没有见地，他就开始谈到功德、品质，在那里他也许教了如来藏、佛性等等。

但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教法，尤其是第二类和第三类，都非常难以理解。所以几百年之后，注释就变得不可或缺了，一些真正伟大的注释家出现了——比如龙树，还有弥勒，也就是未来佛。但你要记住，当我提到龙树、弥勒、月称这些名字的时候，你得记住，我是受了藏人的影响。这些人，比如龙树、月称，他们是那烂陀大学的英雄人物，你懂吗？那烂陀的人去了西藏。巴利传统的大部分内容从来没有传入西藏。所以如果你去缅甸、斯里兰卡，他们可能根本不怎么提龙树或那些人，他们有了自己了不起的注释家。不过，龙树、月称这些人的大量著作受到了藏人的重视，传入了西藏，现在又传到了这里。

而我们在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可不是小事，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我们谈的几乎是一整个文明体系。比如，在藏语里我们经常谈到中观，大多数藏人都会大肆吹捧中观有多伟大，诸如此类。但如果你真正看人口数量……唯识，不是中观，唯识——另一个学派——可能有更多的追随者。唯识是另一个学派。虽然唯识也来自那烂陀，那烂陀既有中观也有唯识，或者叫瑜伽行派，有时我们叫它瑜伽派，跟唯识是一回事。比方说，中观在中国并没有那么显赫，是有这个教法，但远没有在西藏那么突出。而中国佛教要大得多，古老得多，比佛法在西藏兴盛要早好几百年。中国早就有佛教了。事实上，我们有些藏文经典还是从中文转译过来的。

在中国，正如我刚才说的，有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中国僧人，玄奘，他去了印度，把无数的教法带回了中国。这两个传统都深刻至极，令人叹为观止，两个传统都有了了不起的人——比如无著、世亲，这些都是非常伟大的人。但有一点，经是佛教的圣经。最终，权威来自经，因为那是佛陀亲口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到，也许可以不是真正地讲，而只是向你们其中一些人介绍一下这部经。比如《心经》——你们有做《心经》吗？是的。《心经》属于我刚才说的第二类和第三类，是极其极其重要的经典。

《心经》……如果你们读过的话，有没有葡萄牙语版？有啊，好的。如果你们读过，可以看到，整个故事发生

在一座叫灵鹫山的小山峰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巴西举办的地球峰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峰会，像是一次大型会议，由佛陀亲自主持。那里有伟大的舍利子、观世音菩萨，以及无数其他的菩萨和有情众生，他们讨论的主题放到今天也极其切题。他们讨论的根本不是行为准则，不是戒律，没有任何受时代、文化或地域限制的东西。他们探讨的是：是什么让人不快乐，是什么让人受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执着于自我。那么自我在哪里？于是他们开始拆解它——通常我们说“我”、“自我”，其实是在指色、受、识，五蕴之类的东西。最终，连色法都被拆解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此这般，整个自我就被彻底瓦解了。

在经文的结尾……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唯一的出路。这是最好的良药。这是最殊胜的咒语。你们记得，在结尾处……这就是结论。这是所有人的解决方案。如果你不想受苦，你就必须去思考这些。而这部经，我们说的只有两三页。如果你想要长一点的，有八千颂。想再长一点，有二万颂。还想更长，有十万颂，分十二卷。我相信你们这里一定有。而那已经是我们在佛陀涅槃后所能找到的全部了，因为据说原本还有多得多的内容。即便是我们现有的这些，龙树菩萨也不得不从龙王的领地带回来——它在人间已经失传了，被毁掉了。但我们现有的十万颂全都已经翻译成了藏文，现在他们还在努力译成英文，中文当然早就有了。

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经，叫《金刚经》。我觉得人们翻译错了，在西方，我记得在俄罗斯大概是1930年代就有了翻译，就那样……通常被叫作“金刚经”，但这个翻译是错的，它实际上的意思是“能斩断金刚的经”，也就是“金刚能断经”。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经，里面有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句子，大约三十页，满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很多经也是以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我最喜欢的一段是：佛陀问须菩提，佛陀教过法吗？须菩提说，没有，佛陀从未教过。然后佛陀说，妙极了，就是这样——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还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句子，《心经》、《金刚经》都是，在中国、日本非常流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相当确定，世界上第一次印刷现象发生在中国，世界上第一件印刷品就是《金刚经》，“金刚能断经”。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现在藏于大英博物馆。还有禅宗那句话——“路上见佛，当下杀佛”——这些表达的风味与精髓，你可以看出，正是因为这些经典的缘故。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

这些经的风格其实相当精彩。如果读者的心是开放的，真的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比如《金刚经》开头，是非常非常细致入微地描述佛陀如何折叠袈裟，如何洗涤钵盂，如何把它放在某处，极其精微的戒律描述。然后到了结尾，佛陀问须菩提：佛陀庄严吗？我们知道，据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极为庄严。当佛陀问须菩提“佛陀庄严吗”，须菩提说：不，佛陀没有庄严。就好像把你脚底下的地毯一把抽走一样。

我现在想简单介绍的这部经，在中国等地也是非常流行的一部经——《圣维摩诘经》，全名叫圣维摩诘经，是一部大乘经典。我想这部经在中国受到极高的崇敬，他们甚至画了壁画来描绘经中发生的实际场景，非常美。

大家一定都知道，经典总是以“如是我闻”开头，这是阿难的宣言，是佛陀的堂弟说的话，这句话本身就极为深刻。它说的是，这是我所听到的——至于佛陀是否真的这样说，他并没有声称，他说的是：我听到了这些。这里有一种谦逊，但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陈述，因为无论你听到什么，都只是你的听取。即便你在和某人说话，不管是父母、朋友、家人、电视……都只是你在做那个听的动作，你以为那是别人说的，但你也只能如此。

然后，紧接着，在某种类似声明之后……有点像免责声明——“如是我闻”，但紧接着他就说明了地点和时间，通常他说“一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陈述——“一时佛说如是如是”，意味着在另一个时候他可能说了不同的东西。这相当重要，因为有很多经里面佛陀说“我曾是一只兔子”、“我曾是一只猴子”、“我曾是一位国王”，好像存在一个有自我的“我”；而另一些经里面又说：什么是“我”？什么是自我？自我根本不存在。

总之，我想这部经是在毗舍离，一个叫毗舍离的地方，在一片树林里。通常这些经典大多发生在树林里。就是这些树林——而且那里聚集了很多比丘、菩萨、证悟的有情众生、普通人、国王和神祇。通常经典总是以这种大背景开始，有详细的描述，然后列出所有人的名单……

与会者当中有观世音菩萨、摩诃罗尼、文殊师利、弥勒，他们都在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人。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有一群年轻人，来自离车族，其中一位名叫宝积。宝积带着大约五百名随从来拜见佛陀。那个场景一定美极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手持宝石做成的华盖，作为供养佛陀的礼物。然后——重点来了——佛陀把所有这些华盖合而为一。不管怎样，这是弟子们的感受，这很重要。他们所有人都感受到，整个宇宙，乃至超越宇宙的一切，全都在同一把华盖之下。

然后，宝积向佛陀提问：这些信众都已发心皈依，将修持菩提心，终将证悟。那么当他们证悟之时，会拥有怎样的佛土？佛陀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回答，说这不净的、凡夫有情所居的普通世界，就是佛土。这已经在讲大乘的细腻之处了，直接谈到了不二。因为佛陀说：布施就是在这里圆满的，持戒就是在这里圆满的，忍辱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精进就是在这里发生的。那么，还能去哪里寻找佛土？这里就是佛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法，也就是说，涅槃并不是某个外在的地方。

经中还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在教法期间，舍利弗心里生起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土——这个大地——如此不净？佛陀以他的一切智，知晓了舍利弗心中所想，于是问道：如果一个盲人看不见日月，那是否意味着日月不存在？对此有很长的讨论。不管怎样，这就是这部经的背景，这是序分。

好，话说五百位离车族人——还记得吗，他们带着华盖来的——来自某个地方，有一座很大的城市，叫做毗耶离城。他们五百人来见佛陀。但在那座城里，有一位菩萨，名叫维摩诘。这就是我们的主角。毗耶离城的维摩诘不是一位比丘。孩子们，他有妻子、有侍妾、有宫殿。他非常非常富有，而且极具影响力，连天神和阿修罗都来向他请教。他也非常忙碌，照顾各种各样的人——病人、穷人……不管怎样，他生病了。他身体不好。

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所有人都来探望，问候他的状况——天神来了，婆罗门来了，鬼王来了，所有人都来了。龙王来了，龙族的王，都来问候他，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每当探访者前来慰问，他就给他们讲法——很长很长的开示，讲这个身体是多么不可靠，这身体是脆弱的，是无实质的；讲身体就像水面上的泡沫，迟早会破裂；讲它就像海市蜃楼……总之，他就是这样，——给来访者讲述身体的无实质性与无常，诸如此类。

好，回到毗耶离城。佛陀对舍利弗说：好像维摩诘生病了，你去问候一下他，差不多就是礼节性地问一下他的情况。然后舍利弗有些勉为其难地对佛陀说：我不去。因为有一次，我正在树下打坐，这位离车族人——维摩诘——走过来跟我说话，然后对我说："舍利弗，不要这样打坐。"然后他发表了一大通很长的评论：如果你真的非要打坐，那你就既不应该专注，也不应该不专注，然后你就打坐。如果你真的坚持要打坐，那你打坐的同时应该做各种事情——行走、饮食，什么都做——我才建议你打坐。他说，反正，你为什么要打坐？我猜是因为你想证悟。那他说：如果你不舍弃轮回却能安住涅槃，我才建议你打坐。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那就永远不要打坐。如果你能安住于涅槃，你就打坐；但如果你想把轮回甩掉，那就不要打坐。他说……总之，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所以他说，那就是他说的，所以我不去。

然后佛陀转向目犍连——他的主要弟子之一，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两位比丘总是形影不离——目犍连想了想，也说：我不去。因为有一次，我在一大群人面前讲法，然后维摩诘出现了，他就这么闯进来说……总之，维摩诘对他说："你给这些有情众生讲法，应该讲空性。"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知道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教法在发生，那你就应该讲；如果听闻只是在世俗层面上发生，那你就应该讲；如果你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教法、听闻

、理解，那你就应该讲。总之，他就在公开场合说了这些，然后我就失去信心了，目犍连说。而且他说，其实……他说得也没错。所以我不去，我不要再去拜访他了。

然后佛陀转向迦叶，又一位大人物，迦叶也不想去。他说，因为有一次他去专门向穷人托钵——因为穷人需要积累功德——然后维摩诘又出现了，说："迦叶，你这样专门挑穷人托钵，实在是不对。你太偏颇了。而且，托钵是为了化缘食物，你应该只有在知道根本没有食物可寻的时候才去托钵；当你去托钵的时候，应该意识到根本没有地方可去，然后再去托钵。"如此种种，每一段评论都非常长，我只是在大致总结。不管怎样，他拒绝去了。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都不想去。还有一位，他也不去——他也拒绝了。他有一次去维摩诘家里托钵，你知道维摩诘怎么做吗？维摩诘把我的钵填满了美食，但在把钵递给我之前，他说了一番话。他说："须菩提，只有当你了解一切法平等……"然后是一大段话。他说："须菩提，只有你不断除贪瞋痴，却又不被它们所染污，我才把这食物给你。"听到这一切之后，须菩提心想：我怎么向佛陀汇报？我怎么继续下去？十方一切都好像变得昏暗了。然后他把钵一扔，转身离开了，说：我就是没办法去，就是去不了。他就发了那通脾气，所以我现在回不去了。但实际上，在这一段还有更长的内容……好，下面还有好几位。

佛陀又开始请其他几位阿罗汉和菩萨，他们全都拒绝了。佛陀请自己的儿子罗睺罗去，他也拒绝了。因为他说，有一次他游化托钵，很多年轻人走近他，说："哇，你是王族之子，本可以成为释迦族的国王，你是佛陀的儿子，现在你看，你却出家为僧，放弃了这一切，真是太了不起了。出家为僧有什么好处？"这些年轻人问罗睺罗。罗睺罗心想，太好了，年轻人对出离心感兴趣。于是他热情洋溢地开始讲出家有多么殊胜，如何如何好。然后这位维摩诘又出现了，又插进来，打断说："罗睺罗，你不应该讲这些。"维摩诘说："因为出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法。他说，"好处"——当你谈到好处的时候，你是在谈因缘和合的现象：你种下这个，这个种子就长出来，如此这般，但这是无常的。任何无常的东西都是完全不可靠的。出家的全部意义，就是超越因果。当你超越因果，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出家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没有好处。他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好，所以罗睺罗也没有去。

然后佛陀请阿难陀。他也拒绝了，因为他说：有一次，佛陀您有点不舒服，我就进城去寻找牛奶。维摩诘看见了我，向我行了礼——对，其实维摩诘总是向所有的僧众行礼——维摩诘向我行了三次礼，然后问道："尊者阿难，您为何在此？"阿难说，佛陀有些不适，所以我来取牛奶。维摩诘说，哎，你不应该这样说！佛陀怎么会生病？佛陀从不生病。你这是在诽谤佛陀。他说，你不要去跟别人讲。总之，阿难听了，非常惭愧，因为……他说得也没错。

然后佛陀试图请弥勒去。这又是很重要的一位——弥勒是一位天神，因为他现在身处兜率天，在那里教授天神。维摩诘出现在天神的境界，几乎是质问他：你不是应该在下一世成佛吗？你的下一世——所谓"下一世"，到底有没有过去、未来或现在？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谈轮回，因为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它是未来，那就不对；当然，过去是不对的，现在也是不对的，总之如此。

之后又有好几位菩萨，再之后，终于轮到文殊师利了。文殊师利要去了。于是整个……消息传开，文殊师利要去见维摩诘了！所有人都想听，这两位见面会发生什么，就都跟着去了。就这样，全部人都去了。

如你所见，这部经就是这样生动活泼。实在太可惜了，经典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读，因为确实有点难读，而且看起来非常重复，表面上重复……剩下的部分，我会尝试读一读，看看能做到什么程度——很难读，没法集中……总之，这一切的精髓，都是由佛陀引导的，你们还记得那把华盖吗？他把一切都放在了同一把华盖之下，整

件事情都已经由他预先安排好了，已经暗示好了。这是很多大乘教法的讲授方式。

关于文殊师利和维摩诘之间发生了什么，我来给你们预告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场景，两人都沉默了，没有说话，这正是重点所在。这个传统在禅宗中得以保存——就是那样坐着，不说话，什么都不做，因为只要你做了什么，你就犯了错误。

所以，如果有问题……我们这节课不能提问，否则维摩诘可能就会出现了。

这有点跟这部经有关。有人想知道菩萨和佛陀之间有什么区别，以及单靠修持巴利文经典，能否证悟，还是说只有借助大乘经典才能证悟？

三乘当然都能带你走向证悟……今天早上，您谈到了我们拥有的幻觉，或者说，我们如何……

我们是多么执着于试图修补轮回，也正因如此，我们被从当下分散了注意力。在他的修行过程中，他注意到我们有这种“正在进步”的幻觉——当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证悟放在未来某处。所以他想问：有没有什么对治方法，能让我们把这个幻觉从背上卸下来——这种按时间线进步的幻觉？

只要认清这一点，其实已经是相当好的对治了。但你还是要跟习气宣战。所以你必须持续地打这场仗，用同样的战术，不断重复，保持连贯，做大量随机的事。

那我可以问一下，“随机”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理由的。习惯性模式，很多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当然有一点理由，但那些理由也站不住脚。比如“打发时间”，你知道吗，打发时间——为什么要打发时间？时间反正会过去的，它正在被消耗，然后就是等待、安排日程。但现在我们完全陷在这张网里，想出来太难了。比如日程安排，你知道吧，比如明年去某个地方度假。这已经开始给你带来压力了，因为你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按那个计划来。一切都得赶，都得弯，都得取消，因为你订了那家酒店。这就是我们跟习气战斗的方式。

禅宗有很好的方法，非常深刻。禅寺会让你去打扫厕所一百次，哪怕已经很干净了，还是继续打扫。还有把米粒和硬币放在盘子上，观想曼陀罗供，这也是对治习气的好方法。同时也没那么难，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真的能坚持一下，习气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但要安定在某个习气里，是会有困难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教授，关于毗玛拉弥陀的，而他理解得很正确。毗玛拉弥陀试图打破每一个念头，试图不让人执着于任何处境、任何教法，或任何评论。但这个学生感到内心有一种冲突——所有的教法都以某种方式指向那里，但他就是没办法那样感受，没办法那样修，所以他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来请求帮助或者停止。

这显然是大乘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来着，教导胜义谛的经典。所有相对层面的修法，从来没有被否定过。记得吗，佛陀接受了那些华盖，而且非常欢喜。所以所有的修法——顶礼、献花、供香、华盖——这才是佛法之美。这可能是佛法最美妙的地方。

世俗谛与……我不该说“共存”，它们其实是同一件事。对空性有一些局部理解，谈论空性，这在许多其他宗教里也有，西方哲学里也有。像尼采这样的人，他们讲一种局部的“一切都是你的心”，“一切都不如它所显现的那样存在”。他们是这么说的。

但接下来呢？你就在咖啡馆抽着大雪茄、喝着浓咖啡，打发时间，跟人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回家，陷入抑郁——也就这样了。

但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做，你应该做，你必须做所有这些看似有神论色彩的修法，比如献花、绕行佛塔等等。而神奇的地方在于——这正是佛陀所说的——因为一切都不具有真实存在的本性，正因如此，你供一朵花，哪怕只是一朵花的花瓣，你就能积累功德。

明白这个逻辑吗？这是一种非常惊人的逻辑——正因为是空性，所以你才能积累功德。

后来也有人说，对于那些能够接受空性的人，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道路会变得非常开阔。同一位上师可以对某人说，去菩提伽耶，在那里做供养，你会有很多功德；而对另一个人，同一位上师会说，观想菩提伽耶就在你的房间里，在房间里绕行，你有同样的功德。两种都被接受，没有矛盾，一种不比另一种低。但上师对第一个人说去实地，是因为对于那些还无法消化“一切都是你的心”这个道理的人——佛法就是这样运作的，佛陀的教法就是这样运作的。

好，我们来做回向。有人请求一个密续传承，我明天早上来做。明天是非常吉祥的日子。早上如果我来得及，会继续读一点这部经，大概九点左右。下午会有一些让我们的珍贵人身变得有意义的内容。好，眩晕了。

##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二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7iiv3H6-QA>

如我们昨天所讨论的，  
佛陀向不同的听众传法，  
针对不同的……

怎么说？

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根器。  
当我们谈到根器的时候，  
重要的是不要把它理解成一种高低之分。  
众生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为了便于理解，  
我们在佛教里  
大致将所有众生归类为六道。  
而且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六道——  
实际上有数十亿个界，无量无边，  
我们无法……

是无法计数的，无边无际，  
超越我们的想象。

只是为了便于理解，  
便于交流与讲解，  
我们才说六道。

六道以及所有这些对界的划分，  
都源于不同的心理模式。

不同众生的心理模式，  
来自于无量无边的因缘条件，  
以及各种各样的情绪。

而不同的情绪，  
就会带来不同的……怎么说？

因为有不同的情绪，  
就会有不同的习气，不同的业。

你看，就像鱼……

好，所以……因此就有了不同的根器，  
以及与这个世界不同的互动方式。

比如，鱼与我们所谓的"水"的互动方式  
完全不同。

蚊子也一样——

它们与我们所说的"我的身体"的互动方式也完全不同。

它们可不会想：

"哦！这是你的身体，我来吃一口。"

所以不同的心……

当然，在这之上还有文化、习惯、教育、父母，所有这些。

在这些不同的界当中，

你会听到人道是最为优越的——

如果说有什么高低之分的话，

佛法通常会认为人道更为珍贵。

而这与我们建造了万里长城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们造出波音飞机没有任何关系，

与我们能登上太阳……

我是说，登上月球，

也完全没有关系。

这纯粹是因为——人类不仅具有某种能力，

而且吊诡的是，

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某些东西，

反而帮助我们理解佛法。

比如我们缺乏对很多事情的掌控，

而天神们却非常强大——

他们远比我们更有力量，那是天界。

正因为不像天神那么强大，

我们才有机会，才有那么一点点……

对佛法生起一些兴趣。

因为当你太强大、什么都有的时候，

你根本不会对佛法感兴趣。

所以，纯粹是因为佛法的缘故，

我们才把人道视为殊胜、珍贵、难得的。

即便在人道之中，

也有许多不同的类型。

我们每一个人，

思维方式都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根器，

不同的心情，

与自己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也不同——

内向、外向，

容易轻信、固执，

完美主义，

随随便便，  
脾气急躁……  
就是完全各不相同。

佛陀教导的对象是每一个众生，  
不只是人类，而是所有有情。  
当我说"教导"，  
不一定是指祂坐在椅子上，打开一本书，  
然后念诵偈颂那种方式。

祂以身、语、意……以一切方式传法。  
有时祂通过创造各种因缘来传法。

就像《心经》，  
以及昨天我们谈到的那些经典，  
祂所创造的种种情境——  
五百离车族人带着五百把宝伞到来的场景；  
祂刻意安排那些人去问候维摩诘，  
问他的健康状况如何。

不只是在人道，  
祂以鸟的形象、以猴子、以昆虫、  
以天神、以国王、  
以妓女、以猎人的形象出现，  
而每个众生所领受的，  
也因其根器不同而有所不同。

所以，为了让我们更容易趋入佛法，  
在研习佛典时，  
我们有一套将佛陀教法分为两类的体系：  
了义与不了义。

而且……这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划分，  
对某人而言是不了义的，  
对另一个人来说未必是。

许多大乘经典，  
当我们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学院研习时，  
也有争论——

某某经典到底是了义经还是不了义经？

我个人来自某个传承，  
受到某种影响，  
或者说洗脑——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  
这个传承会将《维摩诘经》或《金刚经》  
视为直接开示，了义的教法。

是的，直接开示。

——另一部经是什么，仁波切？

——《金刚经》，梵文叫 Vajracchedika，就是"金刚断截经"。

昨天有几个问题被提出来，

非常重要。

我们昨天讨论的许多教法，

比如《心经》，很可能被误解，

所以我们要小心。

你知道，它可能被理解为：

"哦，一切皆空！"

没什么好做的，一切都是空性。

你必须区分人与道之间的差别。

当我们谈到"道"的时候，

是指它被传授的方式，

是指讨论的方式——

就像维摩诘对阿难说的：

"你认为佛陀生病了，这种想法是错的。"

但当我们谈到"人"的时候，

你是只在理智层面上理解这一点？

还是在实修层面？

或者，你是已经证悟了这一点的人？

这就让一个人……

这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当维摩诘对阿难说：

"你绝不应该认为佛陀有病。"

但就在最后，

维摩诘也把那杯牛奶给了他。

而在那个时刻，根据经文，

阿难同时也听到：

"为了一切有情众生，

为了那些尚不理解这种甚深道理的众生，

阿难仍应取来牛奶，供养佛陀。"

所以说，空性的教法，

比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那些，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

那么，应该向谁讲授这些？

前尼采主义者？

前存在主义者？

应该向无神论者、不信者之类的人讲吗？

知识分子？

月称论师曾作过一段评论，  
谈到这类教法应该向谁传授。

他划分了一个类别，  
描述了适合传授空性教法的人。

你知道，月称是大学……

他来自那烂陀大学。

你会以为，就像如今的教授一样，

他会列出什么样的类别——

修完了什么学位，

完成了什么论文，

真正具有批判性和分析能力，

客观公正，如此这般——

基本上就是牛津那一类人。

但他一个都没有提到。

事实上，我认为他甚至不会……

他甚至不会考虑去向这类人传授任何东西——

更别说空性了。

因为这些人已经预设了答案，

然后才去寻找答案。

所以，月称说了什么？

他写了三首……

三首半颂，梵文叫 sloka，

专门讲述应向谁传授这些教法。

这几首颂词美极了！他说：

"哪怕是一个普通凡夫，

当他听闻空性时，

内心也会一再涌起巨大的喜悦，

泪水湿润眼眶，

身上的汗毛也会竖立。"

哪怕是普通凡夫，

不必是牛津人——一个牧牛人就可以，

任何普通人都是可以。

"对于这样的人，"他说，

"他已具有圆满菩提心的种子，

是最殊胜的法器。  
应当向他传授究竟实相，  
由此一切功德将会生起。”

因为这部经相当长，  
我并没有完全读完——  
也有些艰深。  
——有些……什么？  
——艰深。

所以我可能无法  
把其余的内容全部概括完……  
但我会讲几个我读到的部分。

不过在那之前，  
我要给大家传一个“肺”——  
也就是一个成就法，  
修法是修释迦牟尼佛的——  
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佛的日子。  
这是麦彭仁波切所著的。  
接受传承之后，  
有意愿的人请修持这个法。

【藏文：释迦牟尼佛肺传承】

就这样，文殊师利出发了。  
文殊师利来到的时候……  
你们记得吧？  
维摩诘非常富有，非常非常富有，  
有许多保镖之类的。  
但当文殊师利到达时，  
什么都没有——  
没有保镖，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什么都没有。  
唯一有的，就是维摩诘躺着的那张床。

维摩诘看到文殊师利来了，  
就向他问候。  
每一个字都很关键。  
他问候的方式是这样的：  
“哦，文殊师利！  
你来得真是……完美。  
你的到来，就是到来本身的圆满，  
你从来……在过去……”

就是这样子。

然后文殊师利的回答是：

"你说得对！

已来者，未曾来过；

已去者，未曾离去。"

就是这样……你知道，

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互相问候。

无论如何，文殊师利问道：

"你身体怎么样……？

我是被佛陀派来看望你的，

看看你是否好转了，

是否比以前更有精神，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已经病了多久，

什么时候能好。"

哦不对，等等——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已经病了多久了？

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好？"

维摩诘的回答是：

"哦，文殊师利！

只要我的无明还在，

只要我对轮回的贪爱还在，

我的病就还在。"

然后他说：

"直到每一个人都还在生病，

每一个众生都还在生病，

只要所有有情众生还在生病，

我的病就还会存在。

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

我才会从病苦中解脱。

因为菩萨安住的地方是有情众生，

病苦安住于轮回之中，

当所有有情众生从病苦中解脱，

菩萨也才会从病苦中解脱。"

然后他说："你问我是怎么得病的？"

他说："菩萨的病……"

菩萨会生病，  
是因为悲心。"

这时文殊师利环顾四周，  
什么都没有——  
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

文殊师利就问道：

"你怎么没有什么东西，  
也没有人来照顾你？"

维摩诘回答：

"文殊师利，所有佛刹都是空的。"

文殊师利的问题是：

"空于何物？"

维摩诘的回答是：

"空于空性。"

文殊师利的回应是：

"空性之中，还有什么可以空的？"

维摩诘的回答是：

"认为有空性，  
正是需要被空掉的。"

然后回应是：

"但是，难道可以对空性生起概念吗？"

回答是："哪怕这样想，也是一种概念。"

然后文殊师利问：

"我们应该在哪里寻找空性？"

回答是："你应该在六十二种邪见之中去寻找。"

就这样，类似的对话一直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在场，  
因为他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舍利弗也在其中——他想：

"这里没地方坐啊。

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要坐在哪里？"

维摩诘知道他在想什么，

就对舍利弗说：

"你来这里是为了听法，  
还是来找座位的？"

然后维摩诘接着说：

"是的，一个渴求佛法的人，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执取，

又怎会执取座位？

渴求佛法的人，

不应执取：

色、受、识、行与心。”

讨论就这样继续下去……

现在我们需要去一下洗手间。

##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二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SOB4Q5GS0>

呃，  
就像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佛陀  
向不同的听众和不同的……该  
怎么称呼它呢？嗯，不同  
类型的人，拥有  
不同类型的能力。  
重要的是，当我们谈论  
能力时，我们不要  
从等级制度的角度去思考。呃，  
生物之间完全不同。首先，为了  
便于  
理解，  
佛教中我们通过将  
所有众生归类为六道来概括，  
但  
六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有数十亿个领域，无穷无尽，  
我们无法想象。  
嗯，它是无数的，它是无限的，它  
超越了想象。只是为了  
理解和  
交流，为了方便起见，我们  
谈论六道。这  
六道，或者说所有这些  
领域的分类，都是由于  
不同的  
心理  
模式造成的。不同个体的心理模式  
是由  
各种无穷无尽的原因和  
条件造成的，不同的情绪，  
因为不同的情绪，所以  
不同的……该怎么称呼它呢？是的  
。  
呃，因此

[清嗓咳嗽]

因为不同的情绪，所以  
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业力，你  
知道，就像鱼一样，  
所以不同的能力  
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也不同  
。比如，鱼与  
我们称之为水的东西互动，这完全  
不同；蚊子  
与我们称之为身体的东西互动的  
方式也不同，它们不会真的思考“哦，  
这是我的身体，我们吃不同的食物吧”，所以它们的思维方式也  
不同。当然，  
除此之外，还有所有的文化、  
习惯、教育、父母等等，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  
你会听到人间更受  
推崇。所以，如果你谈到  
等级制度，  
佛教教义通常会更倾向于  
人间。但这与  
我们建造长城、建造波音飞机  
或者登上月球之类的能力无关，  
因为我们拥有……  
纯粹是  
人类[哼]，众生  
不仅有能力，  
而且，或者讽刺的是，几乎就像  
……  
某种东西的缺失，这有助于  
理解佛法，比如  
我们缺乏  
控制  
很多东西的能力，你知道，比如神，  
他们非常强大，  
比我们强大得多，神运行，所以不能太强大，因为  
神  
让我们有

机会或契机对

佛法产生一点兴趣，因为当你太

强大等等的时候，你就会

对佛法不感兴趣了。所以，

我们之所以认为人间更

伟大、更珍贵，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好的。

所以，在人类领域中也有

许多不同的类型。我们每个人都是

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

不同。我们的

能力各不相同。我们心情不一样。我们

与

自己和他人互动的方式各不相同。内向、外向，

等等。容易上当受骗、固执、

完美主义、

马虎、脾气暴躁，

你知道的，总之，跟你认识的

完全不一样。佛陀

教导的对象不仅是人类，而是

所有有情众生。我

说“教导”，并不一定意味着

他坐在椅子上，打开一本书，

然后朗读经文。我们

没有机会通过他的身体、他的言语、

他创造的一切环境来学习。

有时候，他会通过创造

情境来教导，比如你知道的，整部《

心经》以及

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些经文，你知道

他创造的所有情境，比如五百

谎言降临，五百把伞

[哼]，

故意让人们去祈求，

你知道，

嗯，健康，

你知道，

不仅仅是人类，

鸟类、猴子、昆虫、神灵、

国王、妓女、猎人，他们听到的也不同，这取决于他们的理解能力。所以，为了使我们在学习佛法时更容易接近佛法，我们采用了将佛陀的教义分为方便法和直接法两类的体系。而且，这又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一个人所经历的，另一个人可能就没有经历。当我们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各派中研究大乘经典时，也会对某些经典是否属于方便经典存在争议。我显然来自一个崇敬经文的传统，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受到洗脑的影响，这个传统会尊崇像《无垢经》或《金刚经》这样的经文，将其视为直接的教义，例如，是的，直接的教义。正如你所知，昨天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很重要，因为许多这样的教义，比如我们昨天谈到的《心经》，可能会被误解。所以我们必须小心，你知道，它可能会被解读为哦，你知道，一切皆空，你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没什么可做的，你知道，一切皆空，你必须区分人和

道路。

当我们谈到一条道路时，这条道路指的是它是如何被教授的。你知道讨论是如何进行的。你知道，就像维玛基塔对阿难说的那样，你知道你认为佛陀生病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我们谈论一个

人时，你是

仅仅在理智上或

实践上理解这一点的人，还是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这才是真正使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当维玛基告诉阿南德时，你知道，你永远不应该认为佛陀……你知道，

佛陀生病了，但是……

最后，

维玛基也给他们喝了牛奶。当时，

根据经文记载，

阿难也听到，

为了所有众生的利益，对于

那些不理解这种深奥道理的众生，

应该有人把

牛奶拿来供养给佛陀。所以，是的，像

我们昨天讨论过的那种空性教义，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轻易理解的。那么我们应该把这种教义教给谁呢？比如

前小众群体、前存在主义者，

或者

无神论者、非信徒

等等知识分子？

钱达基就此

发表了评论，他指出了应该

向哪些人传授这种教义，

并列举了一类

应该学习空性的人。你知道，钱

达基

来自那烂陀大学，所以人们会

期望，

像现在所有的教授一样，

他会提到一些类别，比如谁完成了什么学位，谁完成了什么论文。谁是谁，谁才是真正具有批判性、分析性和客观性的人？没错，牛津居民基本上就是这样。他实际上根本没提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他甚至不会把他们视为有价值的人，他甚至不会考虑教他们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别提什么空性教义了，他不会，他不会考虑教这类人任何东西，因为这些人已经决定了答案，并且正在寻找答案。那么，如果你问旃陀罗迦提，他会怎么说呢？他写了三节诗，其中谈到了应该向谁传授这些教义。这真是一段优美的诗句。他说，即使是普通人，反复听到“空”这个词，也会感到内心涌起巨大的喜悦，热泪盈眶，汗毛倒竖。即使是普通人，不是牛津居民，一个懦夫，也会对任何普通人做同样的事。对于这样的人，他说他有圆满觉悟的种子，是接受教导的完美对象，必须教导他究竟的真理，这样才能生起相应的品质。因为这部经文有点长，我没能全部读完，而且它的含义也比较深奥。所以我可能无法总结其余的内容，但我

只想说几句我所知道的，但在此之前，我要给你织布机，也就是你萨德纳，来完成释迦牟尼，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日，上面写着。在收到传授之后，那些想要取悦你的人，你知道你可以练习这个

[哼]

预言。

小心！

外国的！外国的！[嗤之以鼻]

嫉妒。不

[嗤之以鼻]

外语。外语。外语。

[嗤笑]

所以，玛吉里去了，

玛朱希到了之后，

你知道，

维玛拉基蒂将会变得非常富有，非常非常富有。这么多保镖什么的

。

但穆希尔到来时，什么都没有，没有保镖，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什么都没有。那里只有一张

床，维玛拉基就躺在上面。所以

当维梅莱看到姆尤希里走过来时，

维梅阿基向姆尤希里打招呼，

你知道，每句话都很重要。

维玛基向他问好时说：“哦，

老兄，

嗯，

你来得真完美。

你的到来堪称完美。

你

以前从未如此。是的

。”然后穆希尔回答说：“

是的，你说得对。已经

到来的，永远不会再来。已经

逝去的，永远不会再逝去。”

总之，

这种

问候方式完全是不同层次的。

维玛基问：“你好吗？

你的健康状况如何？

我是佛陀派来这里看看

你是否好转，是否

更有活力。那么，你是什么时候

得的这个病？你病了多久了？什么时候才能

好起来？等等，你是什么时候

得的这个病？你病了多久了？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好

起来？”维玛基

回答说：“

只要，哦，马吉尔，只要我的无明

和对轮回的渴求还在，我的

病就会一直存在。”然后他

说：“直到每个人的病，每个众生的病。”

疾病，直到所有人都生病，

直到所有有情众生都生病。

我的疾病也会一直

存在，当所有有情众生都摆脱疾病时，

我也会摆脱

疾病，因为

菩萨的居所是

有情众生，而疾病就是

疾病，疾病栖居于轮回之中。

当所有有情众生都摆脱

疾病时，菩萨

也会摆脱疾病。然后

他说，你问我怎么会

染上这种疾病。他说，

菩萨的疾病，菩萨就是疾病，

菩萨会因为

慈悲而生病。然后穆什环顾四周，  
你知道那里什么都没有，你  
知道，没有家具，什么都没有，没有人。  
然后穆什，  
你缺少什么？东西吗？  
没有人帮助你吗？  
瓦拉基的回答是，  
佛田是空的。穆什的  
问题是，它从哪里  
空？瓦拉基的回答是，  
它从空性中空。  
穆什的  
你知道，  
回应的本质是：在空性之中，还有什么空性可言  
？维摩罗吉的回应  
是：空性本身就  
需要是空性的。然后，有人  
反问：但是，空性真的可以被概念化吗？  
甚至这样思考本身就是一种  
概念。之后，牟希里们又问：我们  
应该在哪里寻找空性的  
回应？应该在六十二种  
不同的错误见解中寻找。就这样，一场漫长的  
讨论持续进行着。  
与此同时，你知道，每个人都在那里，  
因为他们都想看看发生了什么  
（笑声）。雪  
儿子想：这里没有地方可以坐，  
伟大的阿罗汉菩萨要去哪里  
坐呢？  
维摩罗吉知道他在想什么，  
便问雪儿子：  
你来这里是为了听  
佛法，还是为了找个座位？  
（笑声）  
维摩罗吉回答说：是的。  
那些渴望佛法的人，  
他们甚至不

渴望身体。他们怎么会渴望身体呢？为了  
种子？一个渴望佛法的人，  
不应该  
渴望形体、感觉、意识、  
业力形成和心念，你知道，  
继续讨论下去，我们这时需要去  
洗手间。

##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三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NUNIH9Tcc>

当然还有……这部经典里还有那么多深奥的教义。在与舍利弗进行了漫长的……你知道，漫长的讨论之后，这部经已经有英文译本了，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应该去读一读，真的是一部非常美的经典。那么这里有个问题，比如说……你可以随便挑任何一段讨论，每一段都深不可测。我们现在谈的是空性，基本上就是空性。就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在这个框架下谈空性。文殊菩萨向维摩诘提出了一个问题："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切都是空性，对吧，一切都不是本自固有地存在的。然而又有这样一回事——菩萨必须帮助众生。可当你试图帮助众生时，你就自动在断言"众生需要帮助"，也就是说，有问题存在。有所谓的"救援"，有所谓的"解决问题"，有"对象"，有"症状、诊断、对康复的定义、被帮助"——所有这些都存在。所以文殊菩萨的问题非常重要：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维摩诘的回答是："就像一个智者看待水中月的倒影，菩萨就应该这样看待众生。"你知道他用词……他刻意强调的是"智者"如何看待水中月的倒影。这里没有否定。智者会欣赏……欣赏这个倒影，并善加利用，就是那种欣赏、充分利用水中月倒影的态度。而不是像个傻瓜一样去否定它。傻瓜会看着说："哦，这只不过是个倒影嘛！"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这是一种否定。所以当……比如说，菩萨试图帮助某个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酗酒也好，毒品成瘾也好，随便。通常我们这些傻瓜、无明众生会怎么做？我们不会像看水中月那样看待众生和他们的问题，我们把他们看成是真实的。我们认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也相信那套"治愈体系"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就深陷在这套治愈体系里，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是最好的帮助方式"。然后我们还会……我们还会设定一个"帮助结果"的目标。就是那种——"经过这套帮助之后，他或她应该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发明了这个结果，然后又对它产生执著。带着这种无明，别说帮助所有众生了，你连帮助一个众生都做不到。我是说，我们都知道，帮助一个人往往要花我们将近七十年，很多时候是这样。八十年，两代人，有时候是这样。因为众生的问题是没有穷尽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还因为……因为我们太依赖各种不同的因缘条件了。比如说，我们去做年度体检。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大用。你其实需要差不多每小时做一次体检。因为在那一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你应该住在医院里。因为今天我们会吸入什么，谁知道呢。比如我们今天要吃的卷心菜，里面有什么，谁知道。或者我们要喷的香水，谁知道那香水会渗透到我们身体的哪个系统里去。所以对菩萨来说，如果……你看，这就是我们昨天讨论的内容。如果菩萨没有对空性的理解，菩萨就永远不会有那种不知疲倦的勇气。有一段非常美的经文，我想是出自《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有位菩萨对佛陀说："众生那么那么多，就我一个人，怎么……而且这些众生，他们是如此难以帮助。我怎么可能鼓起这种勇气去帮助？而且所需的时间是如此漫长。"佛陀的回答是："一个母亲生下一个婴儿，突然在梦中做噩梦，梦到这个孩子被洪水卷走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需要多长时间，这位母亲都会竭尽所能去救孩子。菩萨帮助众生，就应该是这样。"而始终，根本没有洪水，根本没有孩子……被洪水卷走这回事。没有帮助，没有那种"设法救出来"的结果。一切都是梦。

后来又有许多菩萨加入了讨论。这时候大概已经到了午饭时间。舍利弗说："好了，现在差不多是午饭时间了。"我想这里也涉及到那个……你知道，比丘们过午不食，就是那个戒律。"为什么大家都不动身去吃饭呢，而且我们去哪里吃？"维摩诘知道他的想法，就对舍利弗说："你应该带着对八正道的思维来参与这场讨论。你不应该在这里既有一点世俗的牵挂，又在讨论佛法，你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来听这些讨论。不过舍利弗，稍微等一下，你会吃到你从未吃过的东西。"好，接下来奇迹就要开始了。

——奇迹？——是的。

月称论师，他是最伟大的空性注释者之一，就连他，如此学术性、完全没有……一点神论色彩都没有，不迷信，什么都不信，专门破斥各种哲学见解。但有这样一段记载：月称论师被任命为——我想是那烂陀大学的——那个食物储藏库的负责人，就是粮仓，是的。我想他那时候……你知道，照顾那些水牛实在太难了。那烂陀大学有那么多学生，数以百计、成千上万头水牛都需要喂养。月称论师就干脆把所有水牛都放进森林里。但是呢，酥奶、酸奶、黄油、奶酪却从未断过，源源不断。后来人们……人们……后来人们发现，他是在给一头画在墙上的牛挤奶。这又是我们昨天谈到的——当一个证悟了空性的人，一个从二元对立之心中解脱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是画出来的，不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水牛”之类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这许多这样的事，你知道，要听到这些教法，你需要具备一定的……你需要真正走出我们通常所处的那个区域——我们通常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逻辑区域、理性区域里听这些教法。除非你有勇气稍微走出这个区域，否则这一切……你只会把它们当成故事来听。但如果你有……如果你有哪怕一点点想走出这个区域的愿心，那么这些事件，这些菩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非常神奇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不二，非常重要。

有些……当然，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远远超过画牛挤奶这个情况。到了午饭时间，舍利弗一直在想这顿饭从哪里来，维摩诘已经让他稍等片刻。然后维摩诘提到了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佛刹。就在那时，所有佛陀都正要用斋。维摩诘……他……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不同佛刹的所有佛陀正要用斋，我猜。于是维摩诘请文殊菩萨派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去向他们托钵乞食。不过维摩诘是请文殊菩萨去请他们。文殊菩萨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也非常聪明。文殊菩萨加持了所有人，让所有人都不愿意去。于是维摩诘不得不化现出许许多多菩萨，把他的所有化身都派了出去。所有这些记载都在。总之，我想食物到了，非常少，根本不够所有人吃。反正有些阿罗汉是这么想的。当他们心想：“这怎么可能够所有人吃呢？”维摩诘又说：“地球的四大洋终究会干涸的。但你以为很少的这点食物，如果你知道怎么吃，它不会……不会耗尽的。”

——仁波切，能再说一遍吗？——四大洋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耗尽。但这一点点你以为很少的食物，如果你知道怎么吃，它就永远不会耗尽。

于是关于这一点，又展开了整段论述。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维摩诘的意思是……我想大概就像是……佛陀的剩余，就是几滴什么。维摩诘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是佛陀的剩余，而佛陀的功德是不可穷尽的。所以他触碰过的任何东西，他的功德，因为他功德的再现，不会耗尽。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你们讲个几年前发生的事。当我们最初有了翻译《甘珠尔》——佛陀言教——这个想法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浩大的事业。我是说，翻译工作本身已经是如此巨大，而资金方面也是……简直让人不知所措。我们说的是数亿资金。当我们在讨论如何推进的时候，觉美钦哲仁波切说了一句话，深刻而不可思议。他说：“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心，因为佛陀有如此巨大的功德。我们唯一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接通他们的功德，而这要通过祈祷、发愿和虔敬心来实现。如果你这样做了，就不会有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这里谈到的，稍微触及了一下。就是因为是……我们这样说，比如今天下午我们要做烟供。我们基本上是在向……那些我们与之有业力债务的众生做供养。而我们在物理上焚烧的、供养的东西非常非常少……就是几公斤谷物，还有一些破烂的、破旧的、残破的衣物。所以就算……你知道，就算过了很多年，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会想：“这真的管用吗？”——有人这样问吗？——不，有时候是我自己这么想。我时常需要提醒自己这一点：佛陀的功德与悲心是无穷无尽的。永远有足够的东西给每一个人，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并做供养，它就会……它会满足所有人。所以你完全可以这样想：那些我们与之有业力债务的众生，比如说从秘鲁来的，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已经订了六七百架飞机、数千辆巴士和火车。他们来取我们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的需求和想要的东西远超我们的想象。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大量的钻石。有些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赶来的众生，只是为了得到一张用过的纸巾。因为他们一定……他们前世，就在临死之前，曾经非常迫切地需要一张纸巾，而像你我这样的人，可能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从那以后，他们心里就

一直只有这件事：用过的纸巾。总之，这就是文殊菩萨真正谈到的——佛陀的功德是无边无际的，如果你知道如何接通它，就有无边的加持和无边的能力。

好，我想关于这部经典差不多就讲到这里了，这只是对这部经的一个入门介绍。我希望你们对这些经典能生起好奇心和兴趣。还有许多其他经典，比如《本生鬘经》，讲的是佛陀的生平；《贤愚经》；《稻秆经》；《父子合集经》——光是名字就已经很精彩了。还有《十轮经》，其实有很多内容跟管理有关。

——十……？

《十轮经》——我觉得它真的是专门写给领导者看的领导学。《孔雀经》呢，讲的是怎么把毒药转化为自身的良药，诸如此类。当然还有大乘的标准经典，比如《楞伽经》。能在这个时代还对聆听佛陀教言保有热忱，这真的是令人振奋的事。过去那么多菩萨，为了闻得一句佛法，可以舍弃家园与王国。而现在还有人在……在不丹啊、中国啊这些地方——中国当然不算偏远——听闻教法，牺牲睡眠、牺牲球赛，我相信这都积累了很多功德。好的，那么——怎么说——网络传法部分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想。哦，也许在走之前，让我做一件事。有人请求传二十一度母赞颂——标准那个。

### 【传二十一度母赞颂法本】

那么，也许大家有问题要提。

——他在经文里读到，他们用斋49天之后，从毛孔里呼出香气，这是什么意思？

——天知道。我很高兴他在读经。他是怎么找到这部经的？他读起来享受吗？还是觉得很难啃？

——你会说英文吗？他收到邮件说我们要学这部经，然后从网上找到了PDF。他说到自己读的感受——他从场景铺陈的描述开始读起，那些菩萨啊、天神啊，经文提到了很多，但他有一个感受，特别是……在他看来，维摩诘就像是佛陀的倒影在跟佛陀本人说话。

——仁波切，昨天您……抱歉，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像是牛津书斋里才会问的问题。昨天您谈到维摩诘告诉佛陀之子，出家并没有什么利益。稍后您又谈到空性与色相，以及正因为空性与色相，供养的功德是何等之大。我作为初学者，对“积累功德”这个概念很难理解——在葡萄牙语里，“功德”这个词跟“我执”紧密纠缠在一起。所以我的问题是：既然没有利益，那还有功德吗？

——既然……？

——既然没有利益，那还有功德吗？

——哦，你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功德是有的，就如同水中有月亮的倒影，水里的月亮也会发光。所以说“没有功德”，并不是在否定功德的存在。这不是一种否定。实际上，空性本身就是最大的功德。功德还有一层“能力”的意涵。就是那种能力。你知道，你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功德。它几乎像是一种运气——但“运气”这个词又有点……怎么说……运气好像是无缘无故就发生的，没有因也没有缘，就这么来了。佛教徒是不相信这种东西的。

——所以您说，我们应该敞开心胸去学习，不要急着用理性去分析。他觉得这很难做到。在听闻教法或者禅修的时候，怎么才能不去理性分析呢？他想问有没有什么很实际的方法。

——他说的是我之前讲的那种虔敬心吗？

——就是关于那种开放的心态，走出舒适区那部分。

——有没有什么窍门可以放下这种理性思维。

——有点难，这就是为什么……是在这里还是在卡准林？我现在都记不清了——我们必须先经历理性的虔敬，再穿越它，然后才能抵达超越理性与非理性的地方。

——经典里说，佛陀从未教过任何法。那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佛陀从未真实存在，而所有的记载、所有的提及、所有的经典，其实都是我们佛性本心设下的方便示现，为的是引导我们走向觉悟？

——连这些"示现"本身也不存在。你看，我觉得"不存在"并不是一种否定。彩虹存在吗？就像这样。你不能拿把刀切下一小块美丽的彩虹装进袋子里。它在，它存在。但同时它又不是以它所呈现的方式而存在。当因缘具足，它就似乎在那里。当你看着镜子，你的脸在镜子里面吗？好像在，但其实也不在——因为如果它真的在，那你就变成两个了。有了水中月、镜中人、彩虹这些例子，你也许能稍微明白一点。但一旦说到真实的感受，比如苦与乐，就难多了——因为我们还没有开放到能理解这也像彩虹一样、一切都像彩虹、像幻影的程度。

——老师，请问……我很喜欢那个关于虔敬的部分，怎么才能找到那首歌，就是那首，特别是第一首，三宝那首。

——哦，我可以把它给你。

——谢谢。

——好的。

——仁波切，我们代表上师仁增、耶喜喇嘛，以及来自库里提巴的全体僧团，向您献上一张门票——西班牙对阵澳大利亚，23号在库里提巴的比赛——因为昨天那场球赛您陪着我们，所以他们送您两张比赛门票。

——这是去天堂的票啊。好的，那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约两点半我们会做火供，大家可以……可以参与。需要离开的朋友，可以先走。

## 维摩诘经，2014年6月12-13日，巴西圣保罗奥萨尔林 - 第三部分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nPnyTqKkmQ>

当然，这部经典里有那么多深奥的教法。在与舍利弗进行了漫长的——你们知道的——那番讨论之后，顺便说一句，这部经典已经有英译本了，所以你们应该去读一读，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一部非常美的经典。比如说，里面随便哪段讨论你拿出来看，都深邃无比。我们现在讲的是空性——舒雅塔，基本上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我们在这个语境下谈论空性的方式。

文殊师利向维摩诘提出了一个问题：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切皆空，一切都没有自性存在，但同时，佛弟子又必须帮助众生。当你试图帮助众生的时候，你就自动预设了众生需要帮助——也就是说，有问题存在，有所谓"拯救"这回事，有所谓"解决问题"这回事，有对象、有症状、有诊断、有对"痊愈"的定义、有"被帮助"这件事——所有这些都摆在那里。所以文殊师利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重要：菩萨应该如何看待众生？

维摩诘的回答是：就如一个智者看待水中月的倒影那样。菩萨就应该这样看待众生。他刻意用了"智者如何看待水中月"这个说法——你们知道，智者不会否定那个倒影，智者会欣赏它，充分运用它，而不是否定它。反之，像个蠢货一样的人会说：这不过是个倒影嘛，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这就是否定。

所以当菩萨试图帮助某个有问题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酗酒啊、药物成瘾啊，诸如此类——作为无明众生，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我们看众生和他们的问题，不是把它们看作水中月的倒影，我们把它们看成真实的、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正因为这样，我们也相信那套"如何治愈"的系统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把自己完全套牢在那个治愈系统里，觉得这是唯一的方法，这是最好的帮助方式。然后我们还给结果设定了一个靶子——我们心里构想出：经过这番帮助之后，他或她"应该变成"什么样。我们发明出这个结果，然后带着这种无明死死执着于它。

这样的话，别说帮助所有众生了，你连一个众生都帮不了。我们都知道，帮一个人往往花了我们将近七十年，很多时候要八十年，有时候甚至要两代人——因为众生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不只是因为这个，还因为我们太依赖各种因缘条件了。比如说，你每年去做一次体检，其实没什么用，真的。你需要的是差不多每小时做一次体检，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所以你应该干脆住在医院里——因为我们今天要吸入什么、要吃什么，谁知道呢？比如我们今天要吃的那颗卷心菜，谁知道里面有什么？还有我们要喷的那瓶香水，谁知道那香水会渗透到我们身体哪个系统里去？

所以，菩萨——这也是我们昨天讨论过的——如果菩萨没有对空性的理解，菩萨就永远不会拥有那种不知疲倦的勇气。这里又有一段非常美的经文，我想是出自《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有一位菩萨对佛陀说：众生这么多，就我一个人，而且这些众生又这么难度化，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勇气去帮助所有人呢？而且要花的时间又实在太长了。佛陀的回答是：一位母亲生了一个孩子，突然在梦中噩梦连连，梦见这个孩子被洪水冲走了——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无论要花多长时间，这位母亲都会竭尽全力去救那个孩子。菩萨帮助众生，就应该是这样。但始终，根本就没有发洪水，根本就没有孩子被洪水冲走，根本就没有"帮助"，也没有"成功救援"这件事。那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后来又有许多菩萨加入了讨论。

到这里，大概是午饭时间了。舍利弗心想：现在差不多该吃午饭了。而且——你知道，出家人过了正午就不吃东西——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起身去吃午饭呢？再说了，我们到哪里去吃呢？维摩诘知道他在想什么，就对舍利弗说：你应该专注在这场关于八正道的讨论上，不应该带着这种——你知道的——一半世俗的念头、一半法义

讨论的状态在这里听法，你不应该在听这些讨论的时候还想着这些。不管怎样，舍利弗，你就稍等一会儿，你很快就会吃到一种你从来没吃过的东西。

然后奇迹开始了。月称——空性最伟大的注疏者之一——甚至连他，一个那么学术、完全没有神秘主义色彩、不迷信、驳斥一切哲学流派的人，也有一段记载说，当月称被委任为——我想是——那烂陀大学的膳房主管时，要照管那么多水牛真的太难了，那所大学有多少学生啊，需要喂养几百头、上千头水牛。于是月称就把所有水牛都放进森林里去了，但奶、酸奶、黄油、奶酪却源源不断地供应充足。后来，人们发现他在给一头画出来的牛挤奶。这又回到了我们昨天讲的——当一个已经证悟空性的人，一个已经从二元对立的心中解脱出来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是画的、不是真实的”，“这是真正的水牛”——这种区分已经不存在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要听懂这些教法，你们需要具备某种特质——你们需要真的走出某个固有的区域。我们通常都是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逻辑、理性区域里听这些教法的。除非你有勇气稍微走出这个区域，否则这一切你听起来都只会像个故事。但如果你哪怕有一点点想要走出这个区域的愿心，那么这些菩萨们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是帮助我们理解不二性的绝妙工具。

这当然非常重要，而且——你们知道——比“给画出来的牛挤奶”这件事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午饭时间到了。有舍利弗在那里，纳闷着这顿饭到底从哪里来，而维摩诘已经让他等一等了。然后维摩诘说到了所有这些奇妙的佛土，就在那一刻，所有佛土的佛陀们都要开始用餐了。于是维摩诘——他们都知道，不同佛土里的诸佛都快要用餐了——维摩诘请文殊师利派这些阿罗汉和菩萨们去向那些佛陀化缘。不过文殊师利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也很聪明。文殊师利给所有人都加了持，让他们都不想去。于是维摩诘只好变化出许许多多菩萨，把这些化身都派遣出去，这一段都有记载。

不管怎样，食物来了，很少——根本不够所有人吃。至少一些阿罗汉是这么想的，他们想：这点东西怎么够大家吃？于是维摩诘又说：即使地球上的四大洋都能耗尽——如果你知道怎么吃，这一点点食物是不会耗尽的，四大洋反而可能先枯竭。但你以为的这一点点食物，如果你懂得如何去受用它，它永远不会耗尽。于是关于这个问题又展开了一番完整的讨论。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维摩诘想表达的是——我想这就好比佛陀剩下的那一两滴残食——维摩诘在说明：这是佛陀的剩食，而佛陀拥有取之不竭的无量功德。所以凡是他所触碰过的，由于那是他功德的延续与再现，就永远不会耗尽。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来讲一件几年前发生的事。那是我们刚刚开始有想法，要翻译甘珠尔——也就是佛陀的言教——的时候，那是一项极其庞大的工程，不光翻译工作本身是天大的事，资金筹措也同样令人望而却步，我们谈的是好几亿。当时我们在讨论如何推进，净旃陀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他说我们不应该为此担心，因为佛陀拥有如此广大的功德，我们唯一需要操心的，是如何接入他的功德——而这，我们通过祈愿、发愿和虔敬心来做到。只要你做到这些，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点点的体现。比如今天下午我们要做施食烟供，基本上就是向我们有业债的众生做供养，而我们实际燃烧供养的东西——物质上——是非常少的，就是几公斤粮食，还有些破旧的布料。即便过了这么多年，我有时候也会想，就这点东西，真的能让他们满足吗？我必须总是提醒自己去想到这一点——佛陀的功德与悲悯是取之不竭的，永远有足够的给予每一个众生。如果你信任这一点，然后去做供养，它就会令所有人满足。

所以你可以这样去想象：有无数我们与之有业债的众生，假设他们来自秘鲁，他们已经预订了六七百架飞机、成千上万辆巴士和火车，正在赶来领取我们供养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快到了——而他们需要、所渴望的，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一公斤又一公斤的钻石。有些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来，只为了得到一张用过的纸巾——因为他们前世临死之前，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执念，就是想要一张纸巾，而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可能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从那以后，他们就只有这一个念头：那张用过的纸巾。

不管怎样，这就是文殊师利所阐述的——佛陀的功德是无边无际的，如果你知道如何接入那无尽的加持与无量的能力。

好了，我想关于这部经典就讲到这里。这只是对这部经典的一个引介。我希望你们对各部经典能够生起好奇心与兴趣。还有很多其他经典，比如《本生鬘经》——那是佛陀的生平故事，《贤愚经》，《稻芊经》，对吧？稻芊……

讲的是父子经。光是这些经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还有《十善经》，其实跟管理很有关系——我觉得这真的是给领导者的领导力课程。《孔雀经》则很多讲到如何……你知道，如何把毒药转化为自己的良药，诸如此类。还有就是……你知道，像大乘标准的大乘经典，比如《楞伽经》。好。

所以，即使在今时今日，光是对佛陀的言教生起听闻的热忱，就已经非常令人振奋了。过去许多菩萨为了佛法的一个字，不惜舍弃家园与王国。在此刻，有人正在像不丹这样偏远的地方，还有中国——当然中国不偏远——认真听闻佛法，并为此牺牲睡眠，牺牲看足球赛，这肯定会积累许多功德。好。

如果你们有……好，这就是网络传法部分的结束了，对吧？嗯……哦，也许在离开之前，让我先做这个。有人请求念诵二十一尊度母赞。

>> 嗯，就是那个标准的那个版本，对，就是那个。好的。

也许大家有问题？

>> 他读到，在他们进食四十九天之后，从毛孔中呼出香气。这是什么意思？

>> 天知道。我很高兴他在读这部经。他是怎么找到的？我是说，他读起来感觉怎么样，还是觉得很难读？

>>

他收到一封邮件说我们会学习这部经，然后他从网上找到了PDF，他讲到他读到场景描述——那些菩萨、那些天神的布置——他说感受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觉得维摩诘就像是佛陀的映照，在和佛陀自己对话。

>>

呃，昨天您……抱歉，如果这听起来像是个牛津学者的问题。昨天您谈到维摩诘告诉佛陀的儿子，出离并没有什么利益。再往后一点，您谈到空性与色，以及供养有多大的功德，因为空性与色的缘故，功德有多大。呃，作为初学者，我对于积累功德这个概念感到有些困难，因为在葡萄牙语里，“功德”这个词与“自我”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我的问题是，既然没有利益，那还有功德吗？

>> 既然没有利益，那还有功德吗……

>>

哦，你知道，就像我说的，功德是有的，就像水中的月亮倒影一样——月亮在那里，水中的倒影也会发光。所以当他说没有功德的时候，那不是否定。其实，空性本身就是最大的功德。功德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能力”。就是说，不管你做什么，你都需要功德。这几乎就像运气一样。但“运气”这个词……好像大家通常理解的运气

，是某种无因无缘发生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 佛教徒可不相信那种东西。

>>

所以您说我们应该开放地学习，不要用理性去过滤，但他觉得这很难。在听闻教法或者禅修的时候，如何做到不用理性去分析。所以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很实际的……

>> 他说的是我讲的那个虔诚心吗？

>> 嗯……是关于开放心态，超越自己的舒适区。那么，有没有什么诀窍，能帮助放下理性，练习这种放下？

>>

这确实很难——所以我在这里讲，还是在控制那里讲？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呃，你知道，我们必须……我们必须超越非理性的虔诚心。

>> 经历理性的虔诚心，然后再尝试超越理性与非理性。

>>

那么，经典里说佛陀从未教过任何东西，这是否意味着历史上的佛陀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提及、所有的引用、所有的经典，实际上都只是我们佛性的示现，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觉悟而设的方便？

>>

连这些方便本身也不存在。你看，我觉得……不存在并不是否定。彩虹是存在的吗？你没办法拿刀切下一块美丽的彩虹放进袋子里。它在那里……存在，但同时，它又不是以它显现的那种方式存在的。当因缘聚合，它似乎就在那里。就像你看镜子里的脸，它看起来在那里，但它其实也不在那里——如果它真的在那里，那现在就有两个你了……

通过水中月的倒影、镜中自己的倒影、还有彩虹，你或许能略微理解一点。但当涉及到真实的痛苦与快乐时，就更难了，因为我们还不够开放，没办法像理解彩虹那样，把一切都理解为彩虹、理解为幻象。

>> 老师，我喜欢那些歌。请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那些歌？

>> 尤其是第一首。

>> 那些歌……你去找三轮……

>> 不不，我可以给你。

>> 谢谢。

>>

好。以喇嘛仁迪亚希的名义，以及库里提巴所有萨的名义，他们向您献上一张票，是库里提巴当地二十三号西班牙对澳大利亚比赛的票——因为昨天比赛期间您陪着我们。所以，他们为您献上两张比赛门票。

把它献给天上吧。

好。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大约两点半我们会做火供。你们可以参与，需要离开的人也可以走。